

論法何苦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？——回應如石法師「釋疑」之大作

／釋性廣

釋如石法師大作〈〈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心理動力〉釋疑〉一文（法光，第150期，第2~4版），通篇冗長無味，令人不耐卒讀，而且嚴重到無一項論議不犯錯誤的程度。昨日筆者方見到該文，蒙蕭所長慈允，請主編臨時抽版，供筆者發表回應文，由於篇幅有限，所以無法一一指斥其謬，單就主編所能提供的篇幅，稍事回應如下：

一、關於「研究動機」

一、作者說：「人不可能沒有立場，也不可能不維護自己的立場」，這句話既不像出自學者之口，也不像出自修行人之口。就學者而言，學問之道無他，正在於不「預設立場」而已。一位正直有品的學者，只要對方提出的論據，足以推翻自己的定論，哪怕是因此而動搖了他的學術地位，他也會立刻放棄原有的定論，絕無「維護自己的立場」的空間。就修行人而言，苦苦修持，就是爲了能觸證「諸法實相」。倘有絲毫虛矯身段，也就不必大言不慚觸證「諸法實相」了。

即便是論師古德在爲己宗己教而論經辯義，也是光明磊落的，絕不會爲了「維護自己的立場」，而忘失「追求真理」的初衷。於此，如石法師竟還對「唯真理之追求是務」嗤之以鼻，難道學佛是不問是非，只問立場，而與立場相同的人窩在一起黨同伐異嗎？學者胸襟與修行人的氣魄，作者全然付之闕如，試問：這樣論學或論道，還能有所長進嗎？

作者還硬生生曲解印公導師所稱「維護佛法」之原意，竟斗膽代導師宣稱：導師絕不至於「不預設信仰立場」，「唯真理之追求是務」，並移花接木地說：導師「佛學研究的立場，是立足於現實人世間的」。

請問：「立足人間」與「預設立場」，是同一件事嗎？別忘了，導師之所以「立足人間」，正是由於他「唯真理之追求是務」，超越印、中佛教諸學派、宗派的既有「立場」，不斷地抽絲剝繭以後，才獲得的結論。導師說他「不爲一宗一派之徒裔」，「不拘泥於民族感情」，他這樣「維護佛法」，可不是爲了「我宗我教」，而是來自對法（真理）的信心，以及相信「正法久住」能利濟有情的悲心。這種純潔無私的宗教家胸懷，並不是一般人容易了解的！

二、作者又以種種學術方式包裝其信仰之預設立場辯稱：他這樣做是「名正言順、理所當然的事」。他並舉導師的畢生遊心法海爲例，認爲那是「大乘僧職人員所應克盡的職責之一」。作者實在反覆無常！就在前不久，作者還譏刺印公導師是缺乏「禪修體驗與胸襟氣度」的，還責備導師以一介「大乘僧職人員」，在「克盡職責」地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是「發展到今天這麼世俗化與學術化的局面」的，是「捨本逐末」的，是「違背佛法」的，是「心靈淨化與昇華的程度連

外道的禪修者都不如」的，是「偏離佛教根本的主張」的，是「方便趨下流」的，是「不知慚愧，反而還大言不慚」的，是「滿足現代一般社會大眾的世俗心理需求」的……！什麼時候，導師的所作所為竟又成了「神聖的工作」呢？顯然可怕的是，作者不僅目無「真理」，唯有己宗己派的信仰立場，更甚的是作者在某些情境下，還可以拋下信仰立場，以維護自己利益和顏面！這種忽爾全面推崇，忽爾全面貶抑的作風，令人不能苟同。

三、「大乘佛教起源於何」？乃是一個歷史論題，涉及「事實」的解釋。所謂學術，就是有「可能不夠公正客觀」的警覺，力避主觀武斷，力求客觀真實的呈現。而作者卻膽敢宣稱「由於沒有定論」，所以不妨採取有利自己信仰立場的解釋方向。此從「學術求真」精神來說，可說是一種荒謬的行徑。

事實上，「大乘起源問題」確實由於問題牽涉廣泛，一時難有定論，但是學者對於未有定論的問題，更應該採取審慎的態度，謙虛地多方查考，力求趨近真實。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全書一千三百三十頁、八十餘萬言的研究，大量考查了三藏經論與近代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，長期爬梳於千絲萬縷的古今典籍中，這正是學者著述的風範。可悲的是，作者卻以「沒有定論」為理由，用「三言兩語」輕易套上於自己信仰立場有利的結論和解釋，真不知所謂學者精神何在？

二、關於「論題」

作者聲稱其原文只是一篇探討「大乘心理動力」的論文，而不是針對導師《初期大乘》著作的書評，也不必討論導師的「人間佛教」。然而作者前後數篇的隆隆砲火，全數針對導師的著作而發，對「人間佛教」也屢屢施以全盤否定的攻訐，現在竟稱其「論題」與此無關。閃閃爍爍，立場搖擺，這是何等沒有擔當、沒有風骨的表現。既然有心論法，作者又何苦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呢？

三、關於「引言」部份

作者以「避免東拉西扯」，「只是論文一開始相當次要的導引部份，並非主要論題，沒有必要在此大作文章」，刻意模糊引言的重要性，並意圖閃避昭慧法師的批判。

事實上，嚴謹的學術論文，對於相關論題過往的研究成果，本來就應將相異諸說作完整的文獻探討，以作為研究論證（包括支持或反駁）的基礎。作者無視於這種學術上的基本要求，對文獻探討的態度顯然過於草率。其「只要受過論文寫作訓練的人大都知道」云云，輕率否決了普世的學術規範，作者到底將文章的訴求對象，是定位在學術界？還是向自己的信仰團體表態？

四、關於「問題癥結」

一、作者既說，「大乘起源」這個歷史事實的命題沒有標準答案。在此前提下，作者竟稱他在研究「大乘心理動力」時，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。而其理由是：

不同文明的心理動力是完全一樣而可以套用的，此即榮格的心理學。

然則這豈不是說：在弄不清楚歷史事實到底如何的情況下，一個理論就可以拿來套所有的文明？這種詮釋法，任何有史學良心的人都不敢講的，他卻大刺刺地說了出來。這就像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來看外界，還誇口說自己的眼鏡好，可以把一切都看成同色一樣，荒誕不經。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下，無論他選什麼眼鏡，其實都沒有意義的。

不過，我們還是要問，為什麼作者選了榮格的心理學，而不是以佛法三法印為判準？難道榮格的心理學已經被證明為「真理」了嗎？否則他為什麼以此為準量，來評量佛法詮釋佛法？且不談榮格的說法在心理學界所引起的爭議，退百步言，就算榮格的心理學在心理學界極有權威，但如果因此就能拿來證明佛法的真偽，那麼依此類推，「新舊約」與「可蘭經」在各該宗教更具權威，豈不是也可以拿來推翻佛法嗎？

作者在此後又叨叨絮絮的批評榮格心理學有這樣那樣的缺點，甚至承認自己的解釋不無瑕疵，這等於是間接承認自己的理論根據尚有問題。這種論法，在佛法中叫作「捕鰻論」、「不死矯亂論」，兩邊都討好，誰也拿他沒辦法。

二、作者說：導師的「永恆懷念說」，一來未觸及大乘的核心；二來不易使人對大乘產生信心。因此他的動機是：「提出一個更容易被知識份子所接受的大乘心理動機」。這種論點，顯然已混淆了「動機」與「事實真相」的探求，動機縱使良善，但在學術上業已犯了「預設答案之立場」的嚴重過失。

更何況，即使「心理原型說」可作參考，但它在宗教上的動力應是更外圍籠統的，誠如作者自己所說，依此「心理動力」，有的種族發展成一神信仰，有的發展成多神信仰。相形之下，「永恆懷念說」無疑是更內圍、更核心的。

於此，面對昭慧法師的凌厲攻勢，作者左支右絀，竟然索性辯稱各種宗教只不過是「時空因緣」、「文化背景」的產物而已。倘若他完全無視於佛陀的創覺是超越時空、文化背景而「法住法界」的，那麼，如果作者生在西歐，他就理所當然會是基督宗教的信徒囉？然則作者維護「我宗我教」，顯然就太無聊了，因為他的佛法信仰，也只不過是一件換了時空隨時可以被替代掉的「廉價衣物」！

五、關於「推論方法」

一、昭慧法師所學的「立敵共許原則」，只要熟悉阿含、中論與攝論的人都知道：這原是佛陀、龍樹、無著等先聖古德一脈相承的作法。作者鎮日閒閒，專事外典，不用功於佛學也就罷了，竟以佛學界前輩吳汝鈞與冉雲華教授並無此說為由，意圖推翻此一佛家古老論學方法，不但顯其缺少學者擔當，且令人感歎其佛法修為令人不敢恭維。

二、作者說：大乘核心教義「是一種『追求超越』、『嚮往圓滿』的深層心理需求」。然而「追求超越」、「嚮往圓滿」既只是一般心態，又怎會是大乘核心教義？更且大乘經論無不明言：成佛、利益眾生是為大悲心所推動的。作者卻為了證明其「隱遁而不事利他」的正當性，故意略去「大悲心」而以「出離心」替代

之，偽裝成「大乘三要門」，實在是破綻百出！而其以「集體潛意識中的『本我』說」拿來混淆「以心理學來架構或解釋佛教哲學」與「大乘起源之心理動力」兩個命題，更是不知所云！

六、關於「教理與教史」

一、導師以為，大眾部系的理想佛，反映的是生命意欲的愚癡相，發展而為大乘的佛陀觀。他這只是指出「理想的全知、全能、常樂我淨之佛身觀」有違佛教緣起無我本質，故說此是「愚癡相」，作者怎麼能說他「貶抑大乘佛法的價值」？導師根據佛教的根本義而作此論斷，即：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的意欲，是謂四顛倒見，從佛法核心教理來說，是「愚癡相」的顯現。這是無庸置疑的，不能用「無記」的「欲」心所來取代，更不能美其名為「智慧相」的。若在這一點的分判上弄不清楚，或試圖加以混淆，就是於佛教的「三法印」無法契入——而「三法印」正是佛法與外道的根本判準，不容依違兩可。

二、作者說導師「明顯夾帶著個人主觀厭惡和鄙視的心理成份……帶有貶抑色彩的大觀點」，更是嚴重曲解導師思想，及導師護念大乘佛法的心情。而作者說：導師對大乘「這樣的詮釋角度的確有意無意貶了大乘佛法的價值，對大乘信仰的維護與弘傳非常不利……所以有必要換從另一種完相反的角度來思考，以平衡教界所受到的負面影響。」這顯然又犯了前面所述「混淆了動機與探求事實真相」、「預設答案之立場」的問題。

七、結語

總之，作者論學術不似學術，大刺刺用學術包裝信仰立場，並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推翻掉了普世公認的學術行規；說修證不似修證——修行人在見地上不會混淆「法」與「非法」，在情意上是質直真誠的，絕不會閃爍不定，虛矯作態，說一些自憐自戀的話。

現代禪教團副宗長張志成居士說得好：「從現代禪的角度來看釋如石法師之批判印老思想，認為釋如石在佛教思想的切磋上，較缺乏《妙雲集》的基礎，所以對印老思想的批判有忽略其正面價值與貢獻的缺憾；另一方面以修證的立場出發，釋如石也明顯犯了修行人不該有的錯誤。隨舉兩例：一、他是在吸收了現代禪十三年的研究成果之後，才開始批判印老，但文中輕描淡寫，幾乎沒有交代，而且把自己『塑造』成烈士般的悲壯！其實真有那麼嚴重嗎？比起現代禪十四年來所提出的十項堅持、九項改革，現代禪眼睛眨都沒眨，不像釋如石這般地『自艾自憐』。二、釋如石在反駁江燦騰教授的文章裏，字裏行間反諷的意味，也不是標榜修證的人在道德要求上該有的……談佛教思想，要講根據，而且該當先求理解對方的深意；講修證，則身教重於言教，言談間反應的是起心動念。就這兩點來看，釋如石都有不成熟之處。」

無論是為了學術尊嚴，還是為了進德修業，以上這些逆耳諍言，均是如石法師應予反省思量的。